

山房集二

涵芬樓
第八集

山房集卷三

宋 周 南 撰

書啓

與廟堂議論和書

竊聞小行人之歸敵必欲得用事者之首而後歸侵疆
定好和堂堂大國決未之從果若行之則國不可爲矣
昔唐杜元穎自宰相出爲劍南節度斂取苛重蠻徼咨
怨太和三年南詔乘虛破成都焚郛郭蜀之寶貨工巧
掃地文宗遣使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請誅元穎遂貶邵

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爲循州司馬死爲貶所

此書二段十一唐

卷杜元

其後李德裕爲相議曰元穎常居宰弼失于馭

遠致蠻寇內侵蠻夷之情不可開縱若爲之執怨以快

其心則是不責王臣取笑外域

此公集一段出李衛

竊考杜

元穎厚斂剝虐遂開邊釁與誣君矯命輕動干戈固不

侔南詔小國入蜀之禍止于一方與挑禍強敵輕動百

年兩國之盟好三垂受兵海內騷動之事固不類元穎

庸謬書生論罪極于竄責今之姦虐幾于蕩搖宇宙傾

危社稷滔天貫盈罪狀固萬遼絕然衛公終以元穎嘗

爲宰相不忍因夷蠻之請而死之所以惜國體而非爲

元穎也楊國忠之梟首李林甫之斲棺無非專權蠹國
開邊召亂之所致亦無戮尸之事惟晉王敦謀反事平
而敦已卒乃踞而斬之此三惡者誅之不同然苟出于
其國家之典刑雖陳尸于市併坎而埋取其已戮之體
鑿掘斬刺無不可者若夫因敵人之命函用事之首以
求成則自古未之有也惟燕太子丹封樊于期之首以
獻于秦趙孝成王取魏齊之首以贖其弟本朝徽宗皇
帝今王安中函張覺之首以送金人其事今可復襲耶
矧燕丹雅意欲使荆軻刺始皇非稟秦之號令也魏齊
魏相與秦相范雎結怨秦求之急自魏而趙非用事于

趙也鄧叔子降賊也後周太祖宇文泰因突厥遣使請

誅鄧叔子太祖許之收叔子以付使者殺之於青門外

至今簡冊以爲深鄙

此事出後周書突厥列傳四十卷

悉恆謀酋長也

唐文忠恐吐番復怨竟令執還戮於漢界之上李德裕

終身痛惜降俘且爾矧有關於大體者哉今奮迅霆之

威而殞魁渠之命大刑正矣憫其祖考惠以三寸之棺

大體全矣我辭旣直敵暴應銷何必取已死之骸逞無

已之刑快敵心而後可和哉昔金人渝盟生靈暴骨敵

旣廢殞則我遂退聽此未嘗得而干預也且乾坤之怒

不極彼獨無大臣乎始任之以事而終戮以自死亦且

爲敵窺矣昔吳主戮諸葛恪臧均上疏乞令收葬以人情之於品物怒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公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慨然均之斯言最爲深切自頃元害掃除六軍喜踊長安孩幼詈聲成風國之大刑亦震矣敵所指取志亦償矣若又掘諸坎瘞重加斬刈以求媚於敵恐過而傷恩人情慨然昔之怨詈轉而悲嘆矣敵人無厭自此邀索未已愈肆恣睢他日握兵之將分閫之人深懲往事其孰肯出身任事以與彼抗是一元害之首不足惜而國自此可不立大可畏也竊謂宜擇專對之才引義析情以答

山房集卷三
三
塞其謀而力拒絕之不宜以此復命

謝解啓

甫離幼童獲齒貢牒慚非夙惠甚玷明揚伏以環吳四
封行周大比山藏澤育谷處樊棲通國皆稱豈無顧陞
後來之秀必若機雲誰爲糊名成此蒿目未閑佔畢已
銳毫芒稍應準繩不嫌羈弔于是老智遜夫壯決後出
睨其先傳流風囂默掃地盡矣抑使生而小異長則大
奇如雲出山待族而雨若木初植勿爪其膚徐而采收
庶其堪用如某者未窺尊足尤自童心粵從趨隅粗識
攬筆家庭肄業漫經訓之菑畚場屋應書類土砂之嬉

戲貢成濫吹重累公衡古云博係於投信矣瓦注則巧
甘井尺澤旱汲則渾小兒疾趨長老所懼茲蓋恭遇某
官誕宣明綽崇屬寬條浮江而西獨時膺門之盛如星
之斗更高曾子之文江山動顏拱把入的賢師友吹送
之如此里父兄寬假其偶然某敢不嚴冬夜之書程講
春闈之尺度或能不辱特以酬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赴池陽回金提幹啟

講學無聞冒處儒官之舍問塗有日獲依幕府之賢恭
惟某官生長見聞淵源師友及門獨盛身爲賈誼之孫
練藁未亡世守鄭公之笏合居要地用續遺風使賢者

山房集卷三
四
低徊于斯豈我輩夙昔之幸某之學殖其尤面牆不慮
北而教人多見其不知量不圖邂逅獲見典刑操筆醫
門願療好爲之患分光鄰燭不愁獨冷之官瞻咏之私
敷宣罔旣

池陽回賀冬啟

硯寒金井方愁客坐之無毡灰動玉葭忽報繡紋之增
線自分閉關而讀易誰其執訊以貽書恭惟某官古學
縵脩高文嵩永瞻彼向榮之木便合春回迺知蟄地之
雷尙須日至方將再轉爲丞之記已蜚七日報政之聲
少淹綠水之情除卽上紫宸而鳴玉某未能獨復深愧

鳴謙剛動而順行敢謂朋來而無咎陽生而春至但驚
人事之相催

答商總卿啟

顯膺中詔晉陟貳卿惟委寄之非常宜寵光之特異有
隆使指益簡上心屬在聽瞻舉同欣慰恭惟某官英猷
軼世妙算濟時使盡行其言豈惟以蕭勺之音而諧羣
慝雖不過故去猶將全江淮之力以濟中興方樵蘇後
爨之時正飛挽多虞之日公既洗手以奉職誰復瞋目
以語難操劉晏李巽之奇贏豈特變通之有賴倚關中
河內爲根本益知克復之無難佇觀茂勳膺受顯冊師

言如此非某敢私

池陽通胡總卿啓

待問廣廷誤蒙題品庀官泮水獲奉教條方以書生來
依大芘敢謂學校不同有司輒抒欽企之情布見拙陋
之語恭惟某官清夷而不撓簡塞而能通雖卽之也溫
初非刻意尙行然定而後應未嘗吐剛茹柔泛觀人才
各擅器品法士亢于檢局通人失在闊疎豈無偏長不
可翕受乃若器博足以融衆異力厚可以折羣經方其
晦養于冊府之中以至傑立于紀綱之地文采纘深而
不輕銜露是非紛起而獨守正中仍使吾身無暴赫之

名欲使天下被和平之福此斯世之所罕恐重任之必
歸胡爲玉堂鼎鉉之才尙司金穀甲兵之寄有如地位
必副時須願爲世道而自強式副師言之歸重某志向
甚拙藝業無聞繞舍栽梨浸忘歲月爲親捧檄適在幘
幘不圖遭逢有此幸會惟士之初進如木之初生非有
託于養成則亦易于蹙拔尙期保惠獲寡悔尤苟獲逃
庠序之譏庶不負門牆之賜

池陽通建康張書定叟啟

隆堂執訊甚慚妄冒以求知外學策名更懼庸虛而受
察竊以十國建帥之重不視九品文通之卑敢以平生

半面之私而後竿牘小夫之敬恭惟某官勲勞奕世文
獻在躬凡紹興討伐之規圖與衡嶽講論之宗旨公既
得之于親授志在肯堂天復大之以全才刃遊餘地而
又遜却乎三事之位而惟恐身早貴周旋乎二紀之餘
而能以事練心春秋未高而望已隆是非紛起而人不
忌竊觀地位殆爲時生今百年之敵運將衰而四世之
國讎未雪忍使中原之父老遺恨故國之世臣昔景略
之孫尙存異代尤迎于灞上渭南之星已殞返旗足退
于魏人佇觀師鉞之策勛卽自石頭而受冊某未能卒
業已迫爲親方齒髮尙壯之時不知有己持科舉非工

之習何以教人自知非敢爲人師所恃亦有執事在聞
諸道路屢辱齒牙方今名能半出題品豈伊拱把亦誤
軒衡涸轍枯魚聊借斗升之水託根小草敢登桃李之
場

回毘陵代者啟

老於庸賤無望官途謂我交承知君長者遠勤貺施莫
誠報酬恭惟交代已屈儒科尙淹賓佐頗聞望郡積苦
文書今主公施長最異等課幕府休沐如無事時微老
成之居間孰左右之及此是歸前輩不計晚成伏念某
始奮迅以應書俄逡巡而斂迹老之將至命可奈何過

山房集卷三
蒙惻憐夙告期會澤已涸之鮒薄少則多束久驚之筋
周章可想終虞罷奕不任走趨倘覬倖而及之于分願
爲過矣謝言不敏感臆無窮

赴浙東倉幕上浙東帥錢參政啓

來遠陸沈復甘屏去夙叨鈞播喜遂依歸豈造物之與
憐俾此行之有遇恭惟某官學推該輔功在生民百年
深林知必有于喬木終夜屢歎期不負于阜陵退然山
澤之癯佩此朝廷之重日月在上金石爲開果膺當饋
之思亟付殿藩之寄昔孟子三宿而出晝周公累年而
居東永言感悟之難未有遄歸之盛海內聞公之復起

師言於是乎大和朝孚號於王庭夕收鋒于邊障方尋
黎老再植棠陰約束瀚海之波全護橋山之氣然後安
車入覲黃髮告猷終汗青未畢之功名使戴白不知于
兵革彼哉不言而去今之所就孰多輿論如斯告廷可
必伏念某本無遠韻偶執愚心一昨與在甄收置諸筦
庫豈不私憐其云暮庶幾自奮以求通然而采擷芳蕤
已嗟將落攀躋分寸更覺云賒輒因附贅之員請賦支
離之粟鈞天樂闋嗟眩視之鷄鵬望月潮生幸向洋于
海滙若惟在昔之士孰能自致其身矧今臺閣之英半
出品題之鑒已見膺于世用或遂擅于時名豈其遐棄

之縱獲此否終之吉尙以素乏翹材之介紹難窺岩石
之隆高芹欲獻而意疏汲願深而綆短惟一世具瞻之
重故十舍重趺而來方殫鑽仰之勞豈以屬饜而棄出
匡衡於幕府自愧非才進朱游於門牆倘偕受業尙念
燕昭市駿馬之骨免使越人誚章甫之冠庶幾晚輩之
無聞獲託稽山而不朽恩榮之至銘鏤無忘

赴浙東倉幕上章倉啟

未遠陸沈復甘屏去獲私宇覆喜遂言歸幸造物之興
憐俾此行之有遇恭惟某官雅聲遙遠令範端凝夢搜
神毫絢虹蜺之巨麗肩輿哲匠操才曠之餘徽振鴻浙